

戎馬生涯

(十七)

李品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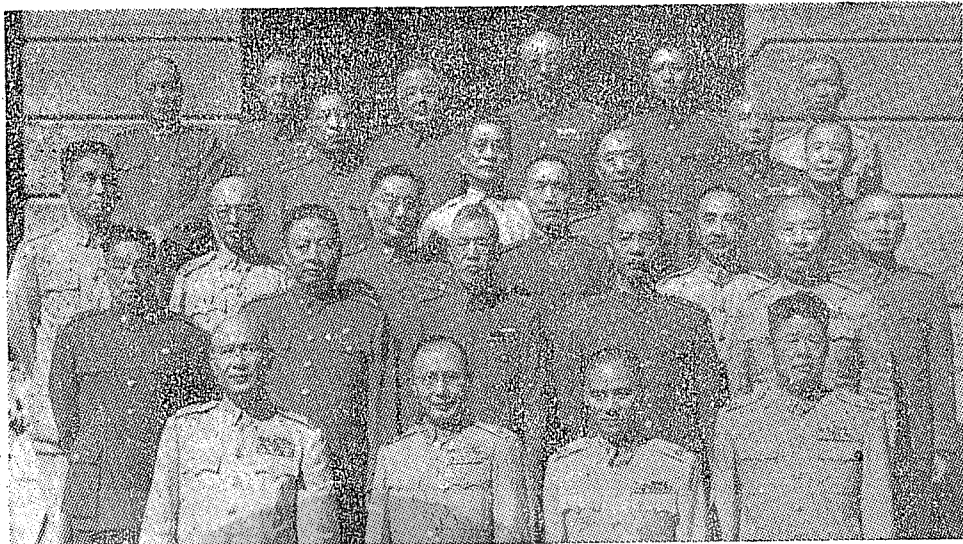
大陸淪陷長歌當哭

華中區所屬各軍，於十月上旬自衡寶向廣西撤退途中，曾於冷水灘附近對追躡前來的匪軍予以有力的反擊，殲滅甚夥，使匪軍一時不敢西進。爾後曾在湘桂邊境對峙了一段時間，後因廣州失守太快，為防敵沿西江西進，直扣梧州，拊我軍之背，乃不得不將我軍主力轉移於梧州方面。於是防守的戰線愈為延長，兵力益感不足。十一月中旬，廣州方面之匪已逐漸逼近梧州，並向欽、廉方向前進，我軍側背大受威脅，復因兩面對敵作戰，兵力分散，不得不將桂北一線之守軍向西南柳、潯、梧、鬱方面轉移，暫將桂林放棄。

早在放棄桂林之前，對以後之作戰計劃究應如何決定，實在頗費考慮，曾由白長官召集各高級軍官舉行軍事秘密會議。我是奉命參加會議的一員，當時大家對放棄桂林以後的行動，大致分為兩案；此兩案的第一步行動，都是退守慶遠、柳州、潯州、鬱林之線，但第二步行動則頗為不同。第一案主張不得已時撤往海南島，第二案則主張逐次向西退守滇桂邊境；當時對兩案的爭論各有理由。夏副長官威力主第一案，白長官隨後亦同意該案。我是主張第二案的。我之所以主張第二案，乃是基於前此向李代總統建議退守雲南方案所發展出來的；主張此案的尚有第一兵團司令兼湖南主席黃杰將軍。因當時中央政府已遷入四川，以後不得已時可能仍須遷至雲南，以昆明為最後根據地。政府既在川滇，我們的軍隊自應以中樞的行動為行動，無論如何應確保後方雲南的安全，作為他日反攻的基地，因此應盡可能確保桂西，以屏障昆明。當然此案可能因當時昆明已謠傳紛傳，而不無顧慮，但我曾建議由政府下令派遣一個軍進駐滇東，以建築最後防禦陣地為名，以監視龍雲為實。如果中央有一軍駐在昆明，龍雲必不敢異動，則此一顧慮自可消除。事實上我對雲南的情形事前已經注意，在十月初即派綏靖公署副主任甘麗初前往昆明視察。據他歸來報告，說事有可疑尚無實證。當時我即將此種情形詳報李代總統，並由甘副主任在廣州面報中央及總裁蔣公。倘當時決心採取此案，當可及時制止。

主張第一案的人，只着眼海南島容易防守，因當時共匪尚無海軍，無法渡海，可說是一種消極的主張。殊不知自己大軍渡海撤退或將來反攻登陸也同樣是不簡單的事。我們自己有否準備大軍渡海的工具，有無充分的時間，有無預先週詳擬妥的計劃，似乎都未加考慮。鑑於歐戰敦克爾克之役，以英國海軍之強，船艦之多，敵前渡海撤退雖然成功，但也只救出人員，武器、裝備幾乎完全拋棄了。試問我們那來這樣多的船舶；而且部隊登艦還要有從容的時間，方不致混亂，如果計劃不週，準備不夠，屆時前無去路，後有追兵，仍是不堪設想的。當時白、夏兩位都主張渡海退守瓊州，其把握如何，我真是不敢樂觀。

因我當時已專任綏靖工作，在長官部決定放棄桂林必要時退守海南後，我隨即將綏靖公署移駐南寧。我自己已在往南寧之前，一度銜命飛赴海口與陳長官濟棠及薛主席岳接洽，轉告白長官於必要時率軍撤往海南的意圖。陳、薛兩位亦極力主張華中軍退至海南，協同防守，徐圖恢復大局，並說以後一切總當在互商之下協力進行，彼此無庸客氣等語。我返回桂林復命後，即轉赴南寧，就綏靖工作略為調整部署。不料局勢惡化竟如此之速，在僅僅不足一月的時間內，桂林、貴陽、重慶、成都均一一棄守。我華中軍自撤回廣西之後，可說未經一次重要的會戰即迫於情勢不



民國三十九年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全體顧問合影，第二排右起第二人為本文作者，左第一人為楊森將軍。

得不倉皇急退。長官部對大軍最後的行動，無論採取何案也未能加以準備。我軍轉進至慶、柳、潯、鬱之線後，事實上已無法立足，遂繼向南寧外圍撤退。此時，長官部召集各高級軍官再行會議，決定退守海南，令各軍逐次向廣東之欽廉轉進。

我素來心直口快，會議中我實在忍不住又說話了；我說：『現在盧漢已經投敵，昆明是不能再去了。我們的部隊只有渡海向海南撤退一途，而渡海地點現在只有龍門港一處可用了。可是龍門港地狹水淺，稍大船隻不能靠岸，未審長官部對於登船之碼頭、躉船，以及艦船等項，是否已準備完妥？裝載的區分及指揮系統，以及裝載計劃等已否策定？如有一項準備不夠，都是會發生極大危險的。』我這一問，長官部的幕僚及原來主張第一案的諸先生，好似如夢初醒，竟瞠目結舌無法回答。於是，白長官又要我再飛海口，商請陳、薛兩位籌調船隻前來接運。我明知在時間上已經是來不及了，也只好盡人事而聽天命，遂立即束裝出發，臨行並吩咐綏署副參謀長照料綏署人員，以後統隨長官部而行動。

翌日我乘機抵達海口，當與陳長官及薛主席洽商，請他們協助調集所要船隻，前往龍門港集中應用。陳長官告以，此時此地那有如許船隻，當地海軍艦隻僅有太倉艦一艘，砲艇一艘，其他無論漁船、商船在港內停泊的亦甚少，如需大量船隻，必須向外港徵集，且徵集外港船隻也非三數日即可辦妥的。及轉商薛主席，所得的答復亦是如此。我親自赴各處調查打聽，也完全相同。此

時，真如冷水澆頭，只有望洋興嘆。無奈何只好將交涉情形立電南寧復命。三數日後，鬱林、博白、茂名、雷州等地紛紛為匪軍竄入，並傳聞張淦總司令亦為匪軍所俘虜。接着夏副長官及白長官亦相繼來到海口。此際各路部隊則悉向防城、小董且戰且走；其中沿粵桂邊境之一路，中途曾為匪軍截擊，小董亦為匪軍佔領。各部隊知龍門港已無渡海可能，遂又折向龍州方面轉進，一部則入十萬大山作游擊戰。南寧則於十二月下旬失守。最後到達龍州之部隊，由黃杰將軍率領進入安南暫避匪鋒，待機復國。整個大陸由此淪陷，痛心無已。

廣西局勢，如此急轉直下的原因，除受全般形勢影響，勢已無法再戰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此乃抗戰期間原屬我第二十一集團軍轄下之第七、第四十八、第八十四等軍，其官兵大部份都是廣西子弟；他們在抗戰初期出征，由我率領轉戰於豫皖鄂一帶，離鄉背井已有十年之久，一旦部隊回至廣西，不免均思家心切，在父母倚門兒女情長的情形下，初則紛紛請假，請假不准則繼以逃亡。因此，這枝久經戰陣，素稱驍悍的部隊，回到家鄉不過一月，未經大戰，人員已減損過半，循至士氣衰落人無鬥志，遂使十餘萬大軍，轉瞬之間化為烏有。回想太平天國時，因內部不和自相傾軋，翼王石達開率所部數十萬人退走四川，亦以所部均屬八桂子弟，於經過黔桂邊境時，散失過半，及抵四川所餘無幾，卒至在大渡河為清軍所殲滅。我華中軍此役，無異歷史重演，曷勝慨嘆。

三十八年底，整個大陸，皆陷入魔掌。這一幕歷史的悲劇，距今雖然已經二十多年，但在二十多年中，曾不知有多少次撫劍長吟，唏噓太息。我在三十八年八月間，京滬相繼淪陷，贛南又復告急之時，眼看大局已有土崩瓦解之勢，曾寫下七言古詩一闕，以記當時內心之沉痛，歷年來嘗反覆吟哦，長歌當哭；茲錄之於左：

京滬淪陷

當年赤共脫羅網，竄據陝邊成伏莽，謊言抗日欺國人，陰謀早蓄偷天掌，約言墨藩猶未擬，假借和談眩衆聽，招軍納叛蒐兵戈，盛惑農工爲內應，一朝卯化羽毛豐，掀起白山燕地風，偏有蘇魔爲虎倀，關東劫奪勢尤凶，可憐將士無門志，慘雨愁雲雪滿地，霎時形勢若轉蓬，鐵鑄長城全拋棄，赤旗紅鼓復西來，塞上烟雲暗燕臺，雲嶺獨看明月落，萬家悲哭有餘哀，虎狼坐噬吞燕晉，豫魯徐淮成灰燼，瀾天禍亂迫眼前，海內惶惶大驚震，秦廷待救救無期，臺閣羣公計莫施，委心協議議無就，天塹長江乏力守，哀哉京滬復淪淪，魔掌難逃血淚新，從廬軍民播粵海，生離死別最酸辛，五嶺迢迢遼水急，扶老攜兒衣履濕，籬餐露宿無奈何，鶴唳風驚相對泣，雨花臺畔血花飛，野曠壘壘戰後遺，石頭城下東流水，鎖日悠悠恨可知，黃塵溷洞風蕭瑟，道路縈紆坭盡膝，瀕江兩岸遍流氓，萬苦千辛向誰述，宋明鼎革史昭然，何日旌旗奏凱旋，河山錦繡遭離亂，文物劫灰最

可憐。

林泉息影當選鄰長

大陸淪陷，華中長官部及桂林綏靖公署僅少數人員在南寧失守前飛離大陸撤到海口，長官部及綏署旋即辦理結束，報請撤消。我因奉白長官之命前來臺北洽辦兩署結束事宜，及向中央政府請示爾後的行止，於三十八年十二月底到達臺北。不久，白長官亦由海口來臺。

此時因李代總統在美割治胃疾，業已出院，中樞擬派我赴美探視，旋因未得美國同意，大使館不允簽證，遂作罷論。及總統蔣公於三十九年三月一日依法復職後，遂蒙委派爲戰略顧問委員會顧問；濫竽兩載，無所獻替。至四十二年春，因現役限齡屆滿，乃奉命退休；自此還我初服，息影林下。念自從戎以來，歷經辛亥起義，討袁、護法、北伐、抗戰、剿匪戡亂諸役，死生間不容髮者不知凡幾，今得保全首領歸隱田園，已屬過望，夫復何求。故退休之日真是喜出望外，不獨我個人感謝政府的恩惠，家中老少亦蒙蔭多矣。當時曾寫下七言律詩一首，以誌所懷，抄錄如下：

嶙峋傲骨本天生，不爲恩仇不爲名；
家國興亡人有責，風雲暗淡劍空橫；
常懷戲綵悲風木，猶幸趨庭慰晚情；
太息春光今漸減，歸田遠隱樂身輕。

退休之初，租寓羅斯福路四段水源里十隣。民四十二年冬，值臺省依地方自治法規選舉隣里長，街坊上的父老慕我虛名，竟推舉我爲隣長。

隣長職位雖小，究係由人民公選，故雖數次推辭，仍無法脫卸；一任兩年，不無感慨，因戲賦五言偈句一章，如下：

百戰慶身歸，質廡新市上，父老慕虛名，推余爲隣長。堅辭不獲已，備促安可想，昔統十萬師，今作百家掌。終日課公令，無時安虛幌，民事本當爲，高卑何足講。回念役人多，亦應甘俯仰，天道重循環，因果固不爽。當年呼百諾，咄嗟無痛癢，從此識下情，漸然悔已往。感謝隣里人，使我知聞廣。

余家非素封，且以往無暇爲衣食謀，雖歷總師干並膺疆寄，而宦囊羞澀，賴先人在九龍遺有薄田數畝，闢爲魚塘出租，以資挹注。退休既三年，深感坐食山空，良非得計，乃於臺北市郊承租山坡公地數頃，賣刀買牛，闢爲農莊，還我初服。於是親自鳩工，開荒闢草，種植各種蔬果。初意不但可以消遣時日，且可維持生計，一舉兩得，亦至樂也。怎奈後來連年遭遇颶風，眼看菓木成林，開花結實，竟於一朝一夕之間，殘枝委地，滿園景色化爲烏有，數年辛苦卒成白費。時余年逾七十，不復堪灌園莠草之勞，重以患攝護腺肥腫病，久治未癒，遂於民五十六年乘赴港求醫割治之便，商諸老妻，將九龍魚塘房產，悉行變賣，返臺後，復將農莊出讓，然後在市內置屋一所，聊蔽風雨，藉度餘年。

余生逢戰亂，棄文習武，雖一生戎馬無補時艱，然俯仰無愧，差無遺憾。所憾者，今年且八十有三矣，知來日無多，猶棲遲海島，西望故園，不禁興陸游之悲耳。(全文完)